女為吉也嗚呼感之為義大矣推而上之則天地絪緼萬物化生是天地之所以為感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聖人之所以為感者也天地之生萬物聖人之化天下莫不皆有所感然則非有心也以性感性以情感情天地萬物之常理也觀其所感而其情可見矣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其此之謂乎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善矣而僅止于无悔象且以為志末者何也葢心不可以有思亦不可以无思有思則邪也而无思則土木也感之道貴乎定而能應今雖以无思為心而泊然如死灰之不復然徒知不動之為安而不知感而遂通之為妙不過求其无悔而巳志其末而不志其本是烏知感道之正哉

上六咸其輔頰舌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所不可不交者男女之情所不可不辨者夫婦之義情欲其通不通則至于相絶義欲其正不正則不可以持久故始之以咸而繼之以恒咸者一時相與之

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无餘蘊矣非天下之至
變其孰能與于此哉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天地之變也惟其變所以能常也君子觀易之
象而立不易方立不易方其遭變而不失其常者歟

故曰迅雷風烈必變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二以陽居陰陰陽相雜宜若不恒者也不恒則有悔矣而二所以得悔亡者以其能得中道而久處之也夫中者恒之本而恒者中之用也能久于中道以能久于恒也子曰人皆曰予智擇乎中庸而不能朞月守也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夫中之非難而久之為難此顏氏子所以无祇悔也歟

之正也此其所以吉凶之異也孟子曰執中无權猶
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中庸曰君子之中
庸也君子而時中然則婦人貞吉者其執一之義而
夫子制義者其時中之權也哉
上六振恒凶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上六之振恒與初之浚恒一也初之浚過乎其退者
也上之振過乎其進者也老子曰不知恒妄作凶二

者皆不知恒道者也故初无攸利而上大无功凶皆
自取貪利冒權以至顛蹶其實嬰田蚡之徒歟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一陰生于午至于未而為遯遯之世陽雖消而未至于弱陰雖長而未至于盛是猶可以有為之時也而

君子于此遽遯之而去者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膰肉不至而孔子行醴酒不設而穆生去君子見幾于未然之先色斯舉矣苟待夫事勢既極而後求去豈不顛沛也哉雖然遯者君子之屈也而謂之亨何也蓋君子之亨亨于道者也君子屈身以伸道故身雖隱而道不窮此其所以亨也自全體論之九五剛當其位而下有六二之應君臣之分未至于相失而君子先事以遯者知其時之不可為而與之偕行也泰

矣此其所以為大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夫君子之遠小人若之何而不使之怨哉是必所以待之者无用其疾惡之忿而所以自處者常有謹嚴之法不必與之相惡但立吾墻仞使之不吾犯是亦足矣苟疾之已甚則刻核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豈不反益其毒乎孔子之諸陽貨孟子之簡王驩用是道

君既待之以中正之道而又加之以順從之意以堅其信任之誠是以二雖欲去而莫之勝説焉以上之人有以固其志也古之大臣盖有欲奉身而退而為人君之所留者矣周公既成洛邑將告老而歸成王挽而留之令觀洛誥之書所以委曲留公者无所不用其至既錫之以二卣明禋之享又重之以伯禽之封是以周公左右成王而終身不得之魯兹非成王有以固其志而然耶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君子之遯必決然勇往而後可苟去之不果而有所係焉則為疾而且危矣蓋有所係者有所牽于私愛之謂也夫欲圖大事必不顧其私乃令中有所昵而為私情之是牽是畜臣妾之道也而尚安能圖其大者哉懐與安實敗名此桒下之謀所以成晉文公之霸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人之好惡各有不同世之君子蓋有喜山林而惡市朝喜靜退而惡奔競者矣而小人則不然蓋君子之所好者道道之不行則勇于求去小人之所好者利利之所在則貪而不止此好遯為君子之事而小人之所不能者也三仁既去而飛廉惡來獨留君子小人之好惡可同日語哉

九五嘉遯貞吉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春秋傳曰嘉耦曰妃謂得其所配也遯之世君子勇于求去而九五之君獨得六二之應有以固而執之君臣之際相孚相應而一歸于貞故二不能遯而五得貞吉也吾嘗以為成王留周公之事其不然乎

上九肥遯无不利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車平王錫晉侯亦有彤弓盧矢馬四匹之寵古之錫諸侯必以馬者所以責之以駿奔走之義也後世錫命不行而反有求車之使嗚呼古風眞寥寥哉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自昭者非有以昭之者也一性之明天光内發无待于外而德自顯著故以其昭昭而使人昭昭自誠而明之謂也孟子論可欲之謂善至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皆自一性中發之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初六在一卦之下其進為最難故晉如摧如謂其有所挫折也求進之始而遇挫折苟非以正道自守而枉已以徇人其能有立哉故教之以貞吉貞吉者謂獨行其貞則可以致吉也人方未信乎我而我益為之沮挫自傷則其所養不厚為可知是必寬裕以待之安時處順不沮不屈而後可无咎矣未受君

命既无官守又无言責則其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賈誼胷少年鋭進之氣一為絳灌所沮毀而悲憂憤懣卒以夭折是不知裕无咎之義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君子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方其未用也則不免于愁如愁如言所憂也然吾以正道自守安知其不我知哉故其始也晉如愁如而其終也受兹介福于

其王母王母謂六五也五以柔居尊位有母天下之德而二往應之此晝日三接之寵所以為介福之大者也晉之六五與井之九三同井之九三為我心惻而卒至于王明並受其福夫始不能无所憂而終受其福君子之所為苟得乎中正之道尚何患乎其不偶哉

六三衆允悔亡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知八卦雖文王所重而爻辭則周公所作當周公之
時則箕子之明夷可知故周公係之于六五之爻以
明箕子之貞此與彖辭兼言文王以之者固无以異
也而尚可疑乎當紂之時三仁在朝而紂皆屏之而
不用故或去或死或囚皆能自靖以行其志然微子
之去則利而不貞比干之死則貞而不利惟箕子之
處此既不去以全其節而又能不死以全其身此利
而且貞所以為箕子之明夷而二子所不能及也然

箕子之囚明雖夷于一時而後日武王之訪卒能以洪範九疇之道顯于萬世則其明豈可息哉故揚子雲謂以其智為武王陳洪範此之謂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上六即紂也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自以為明之至矣故初登于天若可以照乎四國之遠然而有三仁而不能用乃為

而與之相安于无所貪求之域則人之喜戴也必速矣尚何咎之有武王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其知此理哉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十朋之龜當以之字為斷句六五以柔居尊位无心于求益而人自益之也故曰或或云者謂其適然而來也或人益之而十朋皆至則其為益也大矣人之

家以殉國則吾之志豈不大有所得哉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而堯舜之治隆四牡之臣不遑將其父母而周之治以昌无家即无我之義也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損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庸其用凶事之謂耶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四本陽也下降而為初故有遷國之象三四皆不中而益之二爻皆以中行為辭何也自二體言之則非中自全體言之則三四一卦之中者也四居近君之地故為公以中行之道告公而公從之則雖以之遷國可矣夫遷國大事也必有所依而後能立四之所

依者初也是以能自上而遷于下也春秋傳曰我周之東遷也晉鄭焉依夫自上而遷于下則其所依者民也茍不能益民則何以定遷盤庚之遷其民盖有不欲者矣而三篇之書丁寧反覆必欲得其心而後已豈非欲有所依于人則不可不益其志也哉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上以信而惠于下則下亦以信而惠于上故不問而

可以知其元吉此上下交相孚之應也然我之所以
惠人者不惠以迹而惠以心而下之所以惠我者不
惟其物而惟其德兹又非益之大者乎洪範皇極之
說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
錫汝保極夫我以福而錫民則民亦以極而錫我君
民相應此王道之大成也而又何必問哉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